

改革开放后中国乡村观念文化变迁的现象解析

周 军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30024)

〔摘要〕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农村社会逐渐实现了现代转型,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转向, 弱化了泛政治化运动, 由此引发了乡村政治观念的改变; 逐步建立和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 改变了乡村的经济观念; 日益开放的多元文化, 改变了乡村道德评价体系; 身份的转变, 改变了农民的文化心理。

〔关键词〕 中国现代化; 乡村观念; 文化变迁

〔中图分类号〕 G1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3) 03-0053-05

市场化改革引起了我国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 农村的政治结构、文化体系以及社会利益关系格局都发生了新的调整, 农民的活动视野、选择空间不断扩大, 农民流动性的增强以及不断市民化, 使农民的分化倾向越来越明显。随着农村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基本治理体制的转变, 乡村的政治观念、经济观念、文化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迁。

一、泛政治化运动的弱化与乡村政治观念的变迁

(一) 由“文革”结束初期的政治淡漠到改革开放后的关注政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全党工作的转移, 从此中国的农村逐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现代化之路, 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政社分开、发展乡镇企业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 突破了封闭、半封闭的传统状态, 不断走向现代的流动与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 使农民的自主权得到了尊重, 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 不仅成为经济利益的主体, 而且也成为政治利益的主体。人民公社

的废除, 打破了“政社合一”的僵化政治体制, 长期以来风行中国大地的泛政治化运动不断弱化, 这为广大农民的自主政治参与提供了前提。随着经济活动的日益市场化, 农民的自主权利意识不断提升, 政治参与意识也不断增强, 成为推动农村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从此, 中国农民几千年来从属观念和依附意识发生了变化, 由淡漠政治到逐渐关心政治。党的十七大确立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法律地位, 村民自治权利也在法律上和制度上得到确认和规定, 在更大程度上赋予了农民的主体性政治地位, 也由此改变了广大农民的传统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

农村经济市场化使农民有了更多的自由选择空间, 主体意识和主人翁意识不断增强, 他们希望通过政治生活的民主化来满足生存和发展的美好愿望, 也希望通过政治来保障自己的经济利益获取权, 从而政治心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开始关心国家大事。物质生活的改善使农民越来越认同改革开放政策, 政治责任感也不断增强。调查显示, 70%以上的农民在关注收入增加和生活不断改善的同时, 利用更多的时间来关注社会问题和国内外大事, 尽管比例小于市民, 但与传统社会

〔收稿日期〕 2012-09-06

〔作者简介〕 周军 (1969-), 男, 辽宁沈阳人, 东北师范大学博士后, 沈阳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201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文化的变迁及其建构问题研究”(项目编号: 10YJA710095)的阶段性成果。

相比，也足以说明他们的政治意识普遍提高。农民对中央的重大决策，特别是许多惠农政策衷心拥护，认同率之高足以表明农民对国家政策的立场。

(二) 由“左倾”时期的政治狂热到改革开放后的理性追寻

从历史来看，中国农民具有两极的政治心态。要么政治顺从、政治淡漠，要么政治激进、政治狂热。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自上而下依靠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来推动社会变革，使农民进入一种非理性的政治“激进”和政治“狂热”之中。“改革开放以来，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广大农民在政治文化观上，逐渐转向冷静、现实、具体，政治情感从狂热走向理性”。^[1]调查显示，在经历了政治狂热到政治淡漠之后，中国农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展出新型的社会主导价值观。这一政治价值观，将对当代中国农民的思想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当代农民更加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政治参与行为也越来越理性化，尤其是新生代农民更加认同国家意识，政治参与行为也不断规范化，政治意愿表达不断秩序化。在当代中国农民中，经济利益不再是政治参与的唯一动机，更多代表的是他们的政治意愿表达和公共政治参与意识的增强。“在选举时，农民更加认同那些诚实守信、品行端正、办事公道、有文化知识、敢为村民说话的候选人”。^[2]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的精神的解放，农民对政府及领导干部的评价也逐渐理性化，摆脱了泛政治化时代对领导干部的盲目崇拜心理，更看重政府和党员干部能否真正代表农民的利益。

(三) 由依附意识向民主法制意识转变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广大农民的依附意识和被动意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体意识和主动意识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在中国的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农民的活动范围局限于村落一隅，人与人相知、相熟，生活处于封闭状态，且缺乏社会流动，形成了农村社会相对稳定的社会结构。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把这种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称为“差序格局”，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是“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和别人所

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从自己推出去的和自己发生社会关系的那一群人里所发生的一轮轮波纹的差序”。^[3]在熟人社会，人际交往主要靠情感维系，习惯和传统道德成为人际交往的普遍约束规则，也是熟人相知的感性信任原则。中国的农民受封建保守思想的影响，有极强的依附意识和皇权崇拜观念，普遍存在对集体的依赖思想，缺乏竞争意识，惧怕风险，小富即安，主体意识严重缺乏。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开始追求民主化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并不断地提升自身的主体意识，民主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也不断提升。笔者通过对辽宁省部分农村的调查显示，对于“参与村民自治的态度”，有53.43%的村民认为“非常必要”，42.23%的村民认为“有必要”，可以看出95%以上的村民有积极参与村民自治的意愿，只有4.34%的少数村民认为“没有必要”。对于“国家大事的关注度”，65%的村民表示“非常想了解”，“不想了解”的只有6%，85%的村民“非常关心党的农村政策”，95%以上的农民期盼政治权利的平等。

广大农民民主意识的增强也推动了他们法制观念的转变。传统中国的农村宗法观念较强，因此，乡村秩序的维护主要体现为熟人社会的治理方式，传统文化秩序在乡村稳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许多农村长期以来一直是“长老”政治。随着我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完善，农民的自主意识、公正意识、平等意识和民主法制意识不断加强，礼治秩序淡化，法治秩序不断突显。从对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关注来看，农民的参与动机越来越主动，参选率也越来越高。农民不断增强的政治参与意识，是我国农村政治民主化和政治现代化的重要成果。

二、市场经济与乡村经济观念的转变

改革开放后，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改变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市场化改革的大潮，使农民的经济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

（一）由小生产意识向商品意识的转变

中国传统社会的自然经济造就了中国农民浓厚的土地情结，田间地头成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基本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又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使农民的活动范围牢牢地被限定在乡村田野之中，农耕文化占据着他们的整个生活空间。“日出而作，日落而归”不但是他们的生活写照，更是本分农民的判断标准，而做生意的商人被认为是不本分的。正是这种思想使中国的农村在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直速度缓慢。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商品意识的产生和发展是乡村文化的一大进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集市贸易的开展，使农民冲破了传统偏见和习惯势力，解放了思想，商品交换意识开始萌生和发展。经过3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民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巨大变革。随着各种商品市场和生活生产要素市场的规范化、有序化，农民不断扩展自己的生活空间，特别是对城市产生极大的向往，市民化意识不断增强，由封闭性人格向开放性人格转变，促进了农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有效流动。

（二）消费观念从温饱型逐步向小康型转变，消费心态从生存型向享受型转变

改革开放后，广大农民不断学习和掌握市场经济知识、科技知识、管理知识等相关知识，“掌握农村发展和劳动致富的基本技能，逐渐树立市场观念，了解市场变化，把握市场规律，善于用市场经济的理念谋事，用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用市场经济法则评事”。^[4]节衣缩食，精于仓储，是传统农民的基本生活观念，解决温饱是多少代农民的基本生活夙愿。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党和政府不断减轻农民的负担，并创造条件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性收入。随着家庭收入的不断提高，农民的消费观念已从“吃穿”向“住行”转变；从“挣多花少”的保守消费向“先花后挣”的超前消费观念转变；从简单的保障生存向适度享受转变。人们在吃、穿、住、用等方面的购物支出不断增长。享受型购物消费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明显标志，也折射出农民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体现着农民对生活的更高追求。

三、文化多元性与乡村道德评价体系的变迁

（一）道德评价范围由血缘、地缘到多元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农耕文明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主导，整个社会特别是农村有着严格的伦理等级秩序，差序格局中的“序”，即有等级之意。君臣、父子、夫妇、长幼等都严格的伦理界限，不可逾越。“伦是有差等的次序”。^[5]“这种严格的等级差异，通过伦理规范、资源配置、奖惩机制以及社会流动等社会文化制度加以约束。否定人格平等的可能性，不承认权利义务之间的平衡，最终导致差序人格的产生”。^[6]差序格局造就了“臣民”和“顺民”等普遍的社会价值观，作为一种比较单一的价值认同，阻挡了外来文化的进入，农民的道德评价也紧紧围绕在血缘和地缘关系上。差序格局的亲疏关系网络成为道德评价的基本平台，违背这一血缘和地缘关系的法则，破坏了等级制或其中的传统人伦就被认为不道德甚至是大逆不道的。计划经济时代农民的思想观念和道德评价取向也较单一，除了奉献社会之外没有任何个人价值选择。单一化的道德尺度，限制了农民对正当利益与权利的追求。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传统的熟人关系网络被打破，特别是城市化速度的加快，农民流动的增强，新的业缘关系网络不断形成并不断发生新的重组。传统的乡村文化受到市场经济多元文化的冲击，西方文化、城市文化与乡村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许多新思想、新观念，农民也有了自由、平等、民主、创新等意识，乡村道德评价体系发生了深刻变化，呈现多元化趋势。

改革开放后，市场意识和商品意识的形成不断突破传统道德观念，逐渐现代化的农民具有了较强的社会化大生产观念和现代经营理念，逐渐具备了发展意识、竞争意识、创新意识与超越意识，也由此形成了多元化的道德评价标准，多元文化背景下各种思想文化和道德观念相互渗透、相互融合，促进了市场经济在农村的合理规范有序运行，也更加凸显了农村市场经济的法律与道德约束意义。

（二）从宗族伦理评价到自由、民主评价

“中国传统乡村文化受乡村政治结构和国家

政治结构的影响巨大，特别是宗法制度，导致了农民的道德性人格既有集体主义互助精神，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又有狭隘的家族观念，使得文化中形成了轻视个人、缺乏竞争和开放意识的传统”。^[7]在传统社会中，道德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宗族内的伦理道德甚至发挥法律的效用。族长依靠所谓家法对违反族规的人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这一效用的发挥与血缘关系的纽带分不开的，在长老政治下，族长或家长拥有家族或家庭中的最高权力，对家族乃至村落实行专制控制，以维持乡村社会的正常秩序。新中国建立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由于两千年的封建传统根深蒂固，物质生产力又不太发达，虽然宗法思想、家长制已被废除，但其思想残余在农村伦理道德体系中仍占有一定的空间。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了乡村的资源配置方式，更改变了农民的生存方式。市场经济使人的发展由“人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进入“人对物的依赖性的基础上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农民有了更多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他们可以在乡村、城市之间进行自由流动，自由、平等思想不断溢入乡村，使农民逐渐摆脱了封建家庭伦理思想的束缚，追求民主、自由、平等成为一种潮流。在乡村事务管理中，掌握较多文化知识的青年农民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决策权，“长老政治”受到现代科学知识的冲击。党的十七大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作为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通过村民选举，更多的青年农民走上了村委会干部的岗位。一些“德高望重的元老”，由于缺乏改革意识和现代管理技能，不得不开离开原来的管理岗位。

四、身份转变与农民文化心理的变化

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农村的市场化改革引发了乡村社会的多次变迁，农民的身份也不断发生转换，传统农民长期形成的稳定的心理结构发生了变化，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型。

（一）从奴役性到自主性的转变

千百年来中国的农民在社会价值系统中，始终处于最外层和最底层，虽然朝代更迭，农民发

挥了主要的变革作用，但这种地位一直没有改变过，在漫长的岁月里，保持着愚憨、忠厚、本分的品格。小生产者的局限性在封建意识的熏染下更具严重的保守性。新中国的成立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农民摆脱了奴性地位，成为国家的主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土地改革是一场阶级关系的大变革，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也改变了农业生产经营方式，更是一场农民从奴役性到自主性的思想革命。这种转变，不但是农民身份地位的重大变化，更是农民社会心理的变化，在这一社会心理的影响下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不断释放出来。但在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农村集体所有制，尤其是平均主义又造成农民自主性被压制的局面。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明确了农业生产的责权利，农民有了经营自主权，完全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被充分地发挥出来。社会地位的改变给中国农民带来了精神面貌的可喜变化。

（二）从乡土意识到现代意识的转变

在农耕文明的社会背景下，土地是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和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成为世代农民的理想和生存目标，也造就了农民浓厚的乡土情结，形成了对土地和乡村生活地域的强烈依恋心理。乡土情结使农民变得愈来愈封闭，严重滞后乡村社会的发展。故土难离的乡土深情，还造成了农民的狭隘、保守、固执、宁愿贫穷也不离乡的心理。农民不但身体被固化在土地上，心灵和情感也被土地所固化。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变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又改变了传统的劳作方式，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动摇了农民乡土意识的根基，现代的农民不但可以离土还可以离乡，自主创造条件获得更多收入，生活理念和职业选择都与现代社会接轨。

市场经济大潮，解放了农民的思想，改变了农民的土地依附意识，树立了全新的职业意识，使农民有了更广泛的生活选择空间，形成了独立自主、开放进取的性格。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外出务工成为众多农民的主要职业选择，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工具理性的思维取向代替了

他们传统的乡土意识，养成了独立自主的现代观念。他们逐渐地习惯了在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自由流动，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屏障，从乡村到城市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力量。他们对土地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既立足于乡土，又不局限于土地，逐渐摆脱保守落后、封闭狭隘、愚昧落后的思维方式，建立起独立的、开放的、进取的现代农民品格。

改革开放后，党和政府把农村文化建设放在突出战略位置，推进了乡村文化的变迁，也极大地促进了农村文化的健康发展。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地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把培育良好文明的乡风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加快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增加农村文化服务总量，缩小城乡文化发展差距，要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合

理配置城乡文化资源，鼓励城市对农村进行文化帮扶，把支持农村文化建设作为创建文明城市基本指标。”目前，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已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中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这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文化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突破乡土意识，让农民从土地上逐步转移出来，在城乡之间合理有序流动，不但支持了城市化的顺利进展，还解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也便于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分散的农业生产向规模化生产转变，使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使整个农村步入有序的市场化建设轨道。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农村的现代化，更离不开农民的现代化，随着中国农民经济地位的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将会发生更大的变化，积极进取、开放现代的社会心理变迁必将对乡村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 (1) 张娟.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文化的变迁 [J]. 兰州学刊, 2006, (9): 164.
- (2) 郭正林. 当代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 [J]. 社会学研究, 2003, (3): 77—86.
- (3) 费孝通. 乡土中国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7: 29.
- (4) 沈小璇. 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的若干思考 [J]. 经济与社会发展, 2009, (5): 13.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28.
- (6) 阎云翔. 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 [J]. 社会学研究, 2006, (4): 212.
- (7) 赵玉祥, 金小秋. 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本源 [J]. 行政论坛, 2000, (6): 52.

Analysis of Cultural Change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ZHOU Jun

(College of Marxism,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30024)

[Abstrac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modern transformation has been gradually realized in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with economic construction as the center has weakened extensive political movement, which has led to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concept in rural areas; the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has caused the change of economic concept; open and diverse culture has changed rural moral evaluation system; and the change in identity has resulted in the change of farmers' cultural psychology.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China; rural ideas; cultural change

(责任编辑 李红雨)